

图书精粹+微信互动

数字出版物



悦读中医

第一辑

不放逸、不抱怨：从这一天开始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

- ◎ 自学也能成名医：我是怎样走上中医之路的
- ◎ 针灸入门『一夜通』（史上最励志的真实故事）
- ◎ 创立人薛振声老大夫谈『十年一剑全息汤』
- ◎ 区区五苓散，能医太多病（最受追捧的讲座）
- ◎ 冯世纶：六经八纲守病机，方证对应最尖端
- ◎ 追忆胡希恕先生（刘渡舟赵绍琴等六名医会诊故事）
- ◎ 震撼经方界：胡希恕讲辨证施治概要

“图书精粹 + 微信互动” 数字出版物

悦读中医

(第一辑)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编

不放逸、
不抱怨

从 **21** 天开始

本期主编 (志愿者)

刘观涛 刘良海 张晓东

本期编委 (志愿者)

路在脚下 勤 古 李泓佳 老 芦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悦读中医, 第1辑 /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. —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132-1970-9

I . ①悦… II . ①中… III . ①中医学—基本知识 IV . ①R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67472 号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

邮政编码 100013

传真 010 64405750

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9.25 字数 104 千字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2-1970-9

*

定价 25.00 元

网址 www.cptcm.com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

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

微信服务号 zgzyycbs

书店网址 csln.net/qksd/

官方微博 <http://e.weibo.com/cptcm>



前言

作为直属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唯一国家级中医药专业出版社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于今年创建了“悦读中医”“中医出版”“养生正道”等多个微信订阅号。编辑从累积出版的五千余种图书中，每天选择读者喜爱的精粹文章，通过微信订阅号发送到读者的手机。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专业品质，既能确保数字阅读快捷便利，又能确保专业内容准确无误。“悦读中医”等微信号很快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“掌上中医”精品。根据读者反馈，我社又开始创办与手机阅读一体化的《悦读中医》丛刊（“图书精粹+微信互动”数字出版物）不定期连续出版，使得传统读书与手机阅读“比翼齐飞”。但此举尚属探索，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！

《悦读中医》每辑推出七篇“越读越过瘾”的文章，让您从周一到周日，天天悦读和分享。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2014年7月

目录

contents

1. 自学也能成名医：我是怎样走上中医之路的
余国俊 \ 1
2. 针灸入门“一夜通”（史上最励志的真实故事）
娄绍昆 \ 16
3. 创立人薛振声老大夫谈“十年一剑全息汤”
薛振声 \ 32
4. 区区五苓散，能医太多病（最受追捧的讲座）
黄 煌 \ 49
5. 冯世纶：六经八纲守病机，方证对应最尖端
冯世纶 \ 93
6. 追忆胡希恕先生（刘渡舟赵绍琴等六名医会诊故事）
单志华 \ 115
7. 震撼经方界：胡希恕讲辨证施治概要
胡希恕 \ 122

1

自学也能成名医： 我是怎样走上中医之路的

作者：余国俊

编者按

分享喜悦：听课、读书、学中医

这里是全国中医院校师生的“掌上家园”：悦读中医。

志愿者“路在脚下”发来消息，提出“不放逸、不抱怨：从21天开始”的提议，和我们对于“悦读中医”的定位（分享喜悦：听课读书学中医，二十一天好习惯），非常契合。

读完这位“九零后”志愿者发来的信息（详见前页），我们深深为之感动。“不放逸，不抱怨”，是学有所成中医人的精神特质。

今天，我们刊发的《自学也能成名医：我是怎样走上中医之路的》，是四川省名中医余国俊的真实而感人故事，也是“不放逸、不抱怨”的经典案例。

《悦读中医》读者来信

志愿者“路在脚下”发给悦读中医的提议：

近日刚刚结束高考，我成为了“悦读中医”的读者，并且报名担任中医志愿者。看到征集策划活动方案的消息，我向“悦读中医”提交一个方案，并愿意成为身体力行的组织实施者。

我提议的方案，主题词是“不放逸、不抱怨：从21天开始”。

这个方案，实际是借鉴全球畅销书《不抱怨的世界》提出的理念：

该书作者威尔·鲍温（美国）发起了一项不抱怨活动，邀请每位参加者戴上一个紫手环，只要一察觉自己抱怨，就将手环换到另一只手上，以此类推，直到这个手环能持续戴在同一只手上21天为止（21天是心理学界公认的形成一个习惯的日期）。

我在高中时期已经参加21天不抱怨的活动，真心感到有很大的收获。我做的这个提议，增加了“不放逸”，是希望自己和中医学子能够学到更多东西，而不是放任安逸。“不抱怨”则针对网络时代的吐嘈、愤青“时尚”，与其不停地抱怨，不如行动和改变。

我提议这个行动，那就从我做起，从当下做起。

余国俊，四川省名中医，主任中医师。毕业于成都大学（现西南财经大学）政治经济学系，自学中医。其启蒙老师为著名中医简裕光先生，师承导师为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。

我从小喜爱读书，高二、高三时是全班第一名。当年，成绩优异者一般偏重理科，我却喜欢文科，有老师说我“破了天荒”。因我专心学习，有点清高，校方便说我走“白专道路”，我的言行被视为“异端”。如有一位老师课讲得好，我就天真烂漫地建议他写一本书，推广其教学经验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道貌岸然的老师，竟加油添醋地向上打“小报告”，说我鼓励他“成名成家”。这还了得，校领导在一次大会上铁青着脸，咬牙切齿地骂我“人小鬼大，蛊惑人心”。

最可怕的是，我的毕业鉴定被写上“重知识轻政治”，这是政治淘汰的信号。事实上，我年轻时便立下“经国济世”之志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特别是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是我最爱读的课外书。我只不过不谙世事，不落俗套罢了。我执意参加1964年的高考，且初衷不改，第一表第一志愿填北京大学哲学系，第二表第一志愿填成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。我的高考成绩虽然远远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，却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录取我，连成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姗姗来迟。

进校后方知，我险些落榜。原来，成都大学副校长刘洪康教授（著名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语言学家）本已不录取我，但在回校途经杜甫草堂时，又令坐骑掉头，重返录取地点，毅然将我录取到该校政治经济学系。在大学期间，我经常去杜甫草堂，缅怀和感谢诗圣杜甫的“在天之灵”。

自学之路

我自学中医，纯属偶然。说来话长了，算是一个时代的“机缘巧合”吧。

阴差阳错入医门

1966年秋，学校搞“文革”停了课。我和一些大学生被四川省委“文革接待站”派到大邑县搞调查，调查组设了一个接待站。有一天轮到我值班，有两位年轻的乡村医生前来“告状”，说他们的老师简裕光，因为“炼丹”为人治病，被诬为“封建迷信”；“丹药”被没收，并被取消了行医资格，七个徒弟也受到株连。当听说简氏丹药配合中草药，治好了不少肝硬化、空洞性肺结核、重度子宫脱垂病人时，我很惊奇，又半信半疑。次日，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，赶赴简氏师徒行医的地区——离县城二十多里的“元兴公社”，现场仔细询问了十多个病人，证明确有其事。我连夜赶写了一份“调查报告”，次晨当面交给县委领导，并“义正辞严”地要求立即“解放”简氏师徒。县委领导找来县卫生科长，迅速落实了此事。那时，“红卫兵”的话犹如“圣旨”。

但我对简氏“丹药”充满了好奇心，必欲亲眼睹其“芳容”而

后快，便“得寸进尺”地要求县里划拨一笔科研经费，扶持简氏师徒继续炼丹。我的“冠冕堂皇”的理由是：“支持新生事物，为人民健康服务”。县委领导爽快同意，并当场拍板，将大邑城关中学物理实验室作为炼丹的科学实验室。

简氏师徒炼的丹名叫“五色盐精”，其主要原料除食盐外，还有卤碱、硫黄等。我目睹了炼丹的全过程，担心有毒。等丹药炼成后，我便与简老师等一道，专程远赴位于重庆市黄角桠的“四川省中药研究所”请求检验，结果出来了：无毒。谢天谢地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
我“趁热打铁”，要求县里出资，举办了“大邑县实践病院”，由简老师主持，使用“五色盐精”配合中草药，专门收治疑难顽症。因疗效显著，声名鹊起，求治者越来越多，而“实践病院”又是免费治疗，县里经费有限，病人越多，越捉襟见肘，难以为继。

我忧心如焚，便向省卫生厅、成都中医学院、成都军区等单位领导写信，寻求支持。不久，温江专区收编了简氏师徒，成立了“五色盐精研究组”。我仍嫌经费少、规模小、步伐慢，便继续向上写信、寄材料。有一封信打动了成都军区主要领导，他作了“重要批示”后，军区后勤卫生部、成都中医学院先后派人进行了调查。后来，简氏师徒转成全民所有制职工，并以简老师为台柱，成立了“温江地区中草药研究所”（成都市中草药研究所）。

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干了一件“轰轰烈烈”的事儿。简氏师徒说，在遇到我之前，他们在当地申诉无门；数次找过调查组其他成员，均告以此事不归他们管。而一找到我，便如“拨云见日”，我不仅管，还“一管到底”，真是“救人要救彻，送佛上西天”。若我与中医无缘，何能如此？简氏师徒还常说：“不为良相，必为良医。”

(范仲淹语)。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高中毕业论文，题目是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》。马克思认为，青年应当选择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职业，而摒弃一己的私心杂念。我的心豁然开朗，既然政治经济学专业前途渺茫，就应当学医。因为医学没有阶级性，是为全人类服务的，何止“大多数人”！

然而“文革”风起云涌，人人裹挟其中，我要“跳出三界外”，谈何容易！翻阅《孙子兵法》，三十六计，皆不堪用。忽然心生一计：病！我煞费苦心地“称病”，住进了学校病房；又“正大光明”地从校图书馆借来许多医书，关起门来，夜以继日地阅读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春夏与秋冬”！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自学了医学院校西医专业的主要教材和中医专业二版全部教材，并开始为同学、老师看病。所谓“看病”，不过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舌脉去翻书，对号入座，居然有效。一位校医感叹道：“余国俊读医书读出名了”。

如此“临床实习”

学校门口有一家“联合诊所”，所里有一位老中医医术较高，却是“历史反革命”。我便经常在夜间悄悄去他那儿请教，他还借过几本线装书给我看。而我校离省人民医院只有五里路，挂号费很便宜，我便多次冒充“病人”去看病。那时该院中医诊断室是几间简易平房，我站在窗外，或趴在窗口上，仔细观摩医生看病。因就诊者众，医生应接不暇，从未干涉过我这个“偷艺”者。2001年我晋升“正高”答辩时，考官之一便是当年被我“偷”过艺的医生。我笑谈此事，对方先是一愣，继而开怀大笑。

指路明灯张锡纯

自学完中医教材后，我曾浏览（不是阅读）过不少中医书。有一天清晨，我在简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第三册，随手翻开，映入眼帘的是“石膏解”，才读完一段，便被吸引住了；洋洋万余言，目不转睛，一口气读完，直如醍醐灌顶，连声感叹：天下竟有如此精彩绝伦的医书！于是不分昼夜地阅读此书，第三册读完，又读第一册、第二册；每本读了三遍，边读边记笔记。那段时间，我完全沉醉在张氏著作里，满脑子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言必称张锡纯，有时梦中也在读张氏之书。我还向同学们吹嘘说，自己能穿越时空隧道，“进入”张锡纯的思维。

深得“近代中医第一人”张锡纯的精粹之后，再转而学习其他中医书——包括文辞古奥、义理深邃的中医“四大经典”，便不再有多少拦路虎了。

许多年之后，有不少初学中医者垂询如何学习中医，我答曰：精通一家，熟悉几家，了解多家。

1969年~1971年在军垦农场锻炼期间，白天参加体力劳动并为农民看病；每遇疑难病证，必先回忆锡纯之书（不敢当场翻书，但病人走后必翻书对照），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至深夜。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就是在军垦农场学习的。

1971年秋，我分配到乐山专区，恰逢夹江县华头山区一位成都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早就要求调走。我听说后，便向县组织部门“毛遂自荐”，请求改行当中医。当时一位组织干事说：“你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，你真会看病？”军代表倒很开通，说：“让他去试试嘛！试用一个月，当不下来再分配其他工作。”就这样，我兴冲冲

地赶赴离县城 47 公里的华头区——当时人称“夹江的甘、阿、凉”，即四川省的甘孜、阿坝、凉山三个自治州，条件比较艰苦。次日，我便坐进华头区医院的中医诊断室，开始“正式悬壶”生涯，并广泛运用张锡纯治疗疑难病证的丰厚经验，迅速打开了局面。

如一媪，年近五旬，双下肢静脉曲张，疼痛益剧，跛行来诊。甫坐定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自言跑过几家大医院，均不开药。我从未治过此病，然观其症征，显系血瘀，便投“活络效灵丹”，重加祛瘀猛药。服 6 剂，疼痛大减；守服 30 余剂，疼痛消失，步履基本复常。用“镇肝熄风汤”加减，救治一例中风偏瘫，病人迅速转危为安；用“振中汤”治愈顽固性腰痛；用“燮理汤”加鸦胆子治愈热痢下重；用“滋阴清燥汤”抢救小儿久泻伤脾阴；以及用张锡纯推荐的“加减当归补血汤”治愈崩漏重证……

我“正式悬壶”1 月之后，县里果然派人前来考察，结果是：“意料之外的满意”。他们用最纯朴无华的语言当面表扬我时，法国著名微生物家巴斯德的名言迅速掠过我的脑际：“机会垂青于素有训练者。”（又译：“机会只对素有训练的人才有用处。”）

小荷才露尖尖角

我撰写学术文章起步较早——1973 年秋，即正式行医 2 年之时。那时只知道一家中医刊物——《新中医》；连续投稿 2 篇，均幸中而及时发表。窃喜之余，难以“击鼓再进”。乃因临床有限，而中医学是实践性特强的科学，若无临床功底，只能“纸上谈兵。”何况我是纸上谈兵亦觉难——读书甚少，藏书也少，而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。忽忆莎士比亚名句：“早结果的树一定早凋”，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苏东坡说写文章要“博观而约取，厚积而薄发”，回味及此，

便为自己的轻举妄动、“欺世盗名”而后悔。于是沉潜下来，日诊夜记，广搜博采，择善而从，又得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的熏陶和启迪。五年之后，重新命笔，竟尔“思如泉涌”，写来轻松快捷，发表顺风顺水。数年间，遍及二十余家中医药刊物。那时发表文章，不出审稿费和版面费，全凭质量取胜。记得1981年，我在《中医杂志》发表《张锡纯论治脾胃》之后，深受鼓舞和激励，又接连投稿几篇，均遭退稿。受“敝帚自珍”心态驱使，便写信去询问“为什么”。该刊编辑部回复了一封公函，不特言辞优雅恳切，而且书法一流，大意是说：该刊稿件采用率仅3%~5%；文稿被退，不一定质量不高；该刊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稿制度——初审、复审、集体讨论定取舍。我想，这大约是《中医杂志》上从未出现过“文字垃圾”的根本原因吧。

作为一个基层临床医生，我何以要不间断地撰写学术文章？为名利么？唐代诗人戎昱《感春》诗云：“名位未沾身欲老，诗书宁救眼前贫。”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？孔子说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，意即只读书，不思考，就会迷惘；只思考，不读书，就会懈怠。他不提写文章，他是“述而不作”，只讲不写，却有学生随时记录整理。倘若学生也效法孔子“述而不作”，会有流芳千古的《论语》么？所以我在年轻时就“狗尾续貂”，补了一句：“学、思而不作则憾”。这种“憾”，有两层意思：古人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为“三不朽”，写文章也是“千秋之伟业”，“不朽之盛事”，人生无缘此事，或有缘而放弃，无片言只语留世间，岂不遗憾？此其一；其二，读书是走别人的思想路线，写作才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线，不写作，难以真正独立思考，难以“探骊得珠”。

1983年秋的一天，四川省中医研究所名老中医陆干甫先生偕同

该所领导，突然光临我供职的乡村医院，与我海阔天空地“闲聊”了2小时。不久，陆老来信，热情洋溢地邀我调到省中医研究所工作，“一展宏图”。我也得悉，此缘于从未谋面的金家浚先生（《四川中医》主编）的鼎力推荐。遂欣然从命，于年底“借调”到省中医研究所文献研究室。在旁人看来，我真是“一步登天”了。

在省中医研究所，仍是看病、读书、写作，可谓轻车熟路，游刃有余。但不久便萌生陶渊明“归去来兮”之意。我乃“乐山乐水”之人，处在热闹喧嚣的大城市，感觉浑身不自在，写作缺乏灵感，而且“早生华发”。该所曾几次要求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（包括调动家属），我均婉辞之，但又实在找不出“借口”，十分尴尬。忽闻乐山拟开办“江尔逊高徒班”，要我回去协助，我才转忧为喜。江老亦接连三次赴蓉商讨，我才得以“名正言顺”地离开。

回想一年前，我坐省中医研究所派来的专车赴蓉，我院职工倾巢出动相送。经过眉山（苏东坡故里）时，我脑海里竟然浮现出李白奉诏赴长安时写的诗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！未免天真有余，成熟不足，犹带俗气。返回时，仍坐那辆车，于晨光熹微之中，悄悄离蓉，无一人送行。我不感寂寞，唯想起蓉城诸位“恩公”对我的“知遇之恩”时，便深深歉疚！

在省中医研究所工作的一年间，我与文献研究室同道黄明安先生合作编著了一本中医工具书——《内难经荟释》，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。四川电视台在介绍我省校点古医籍的成绩时，重点推介了此书，颇有溢美之词——如说此书的出版，“标志着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的整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”云云。

师承之路

我师承现代经方大师江尔逊先生，无人“指派”，未签“合同”，没有“任务”，没有“承诺”，完全是自愿自觉，自然而然，自由自在，自得其乐。

继承整理江老学术经验

我初业医时，江老已是乐山地区家喻户晓的名老中医，他的崇高声誉不是新闻媒体宣传出来的，而是在数十年治病救人的临床生涯中逐渐积累和拓展开来的。江老的师承导师是蜀中名医、经方大家陈鼎三。陈老博览群书，穷原竟委，记忆力惊人。据江老说，陈老不仅能全文背诵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，还能全文背诵最难背诵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。陈老学验宏富，以善治伤寒逆证、坏证著称；经常出诊，扶危救颠，故而无暇著述，唯有《医学探源》一书传世。江老则完整、准确地继承了陈鼎三学术经验，且发扬光大之。

江老当年“桃李满乐山”，跟随其学习、进修者一批又一批；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美江老医德高尚，学验俱丰，不同凡响，但就是无人动手继承整理其学术经验。当时我在乡村医院工作，有一次回乐山休假，得知江老欲写一篇论文去出席成都市中医学术研讨会，因忙于诊务，无暇动笔，便唤起了我的“写作欲”。江老定的题目是“试论《伤寒论》与温病学说的关系”：江老讲述要点，其主旨是“寒温统一论”，即伤寒统温病。这恰恰是我坚决反对的。但我还是严格遵循江老的思路，硬着头皮写下去——自己批驳自己。后来，这篇论文引起了参会代表热烈的学术争鸣。我的“初试啼声”，江老颇

为欣赏，特别欣赏我不仅尊重，而且“誓死捍卫”不同学术见解的“雅量”。

此后我便自愿充任江老的助手，孜孜不倦地学习继承和整理研究其学术经验，并开展广泛的临床验证，公开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文章。

继承整理江老的学术经验，其实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江老秉承陈鼎三遗训，每治一病，必是理一法一方一药完备而一以贯之，且特别彰显“方以法立，法出方随”。观其每疏一方，不唯理法彰然，而且以方统药，药在方中，绝不游离于方之外。换言之，每加减一味药，必有理法之依据。从江老的大量治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他在“方证对应”时避免了“有方无药”的机械性，在“辨证论治”时则避免了“有药无方”的随意性。把这样规范的临床经验整理出来，不是“举手之劳”么？至于理论探讨性的学术文章，撰写也不难。因江老口才颇佳，一谈到中医学术问题，更是口若悬河，且“天机迅发，妙识玄通”，引经据典，准古酌今，频添新意。我据此走笔成章，有何难哉！

协助创办“江尔逊高徒班”

1985年1月，我怀着新的使命感，来到乐山市人民医院。在这里，我协助江老创办了“江尔逊高徒班”。我在高徒班的身份颇特殊——既是“高徒”，参加学习；又是助手，负责高徒班的行政事务，并参与教学。

我遵照江老的意旨，经过深思熟虑，草拟了高徒班的教学计划：

高徒班的教学内容是：以仲景学说为主，上溯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下及后世诸家具有代表性的名著，博采伤寒学说与